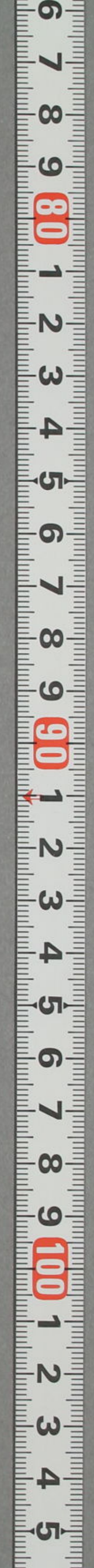




揚子法言

七卷八

13
3088
5



018
3088
5

監本五臣音註揚子法言卷第七



李軌柳宗元註

宋咸吳祕司馬光重添註

重黎篇

咸曰夫幾神之道一貫乎君臣則至化具矣故次之先知

仲尼以來國君將相卿士名臣參差不齊

業不同也又云患世論之不實褒貶之失中

也○祕曰檢身事主賢愚逆順曾不齊

一際諸聖邪或正皆不齊等故救論其要

以聖人之道際量之○光曰經 誤重黎咸曰

臣賢那乃其昌下陵上替天命不常得其道者不俟終日以保萬世也。○光曰論古今君臣行事得失。

或問南正重司天北正黎司地今何僚也司

也僚官也少皞氏衰九黎亂德帝顓頊命重黎主天地也。○秘曰昔之重黎當今之世何官也曆書曰顓頊受之乃命南正重司天以屬神火正黎司地以屬民北正黎即火正黎也。○光曰重曰近義近和堯有義和之官王直龍切下同曰近義近和莽時亦復立焉聖王之立重黎義和者其所以重黎義和耳非莽所立也。○咸曰莽更名大司農曰義和義與古殊矣揚故舉孰重孰黎曰義近重和近其亦而譏其殊。

黎義主陽和主陰故云耳○光曰王莽或問

黃帝終始世有黃帝之書論終始之運當考

○咸曰註殊不明揚之旨大非矣學者宜自思之。○秘曰或言黃帝三百歲或言升龍登仙帝王世紀史記皆曰託也假黃昔者妙氏有是言故問其終始。

治水禹而巫步多禹妙氏禹也治水土涉山

聖人是以鬼神猛獸蜂蠆蛇虺扁鵲盧人也

而醫多盧太山盧人○咸曰夫欲僞者必

假真使類○秘曰僞匹也欲僞匹必以真禹

乎盧乎終始乎言皆非也於是撫書而歎曰

和之官故此章寄微言以發重黎或問渾天

光曰渾曰落下閎營之鮮于妄人度之光曰

各耿中丞象之幾乎幾乎莫之能違也幾近

下閎為武帝經營之鮮于妄人又為武帝算

其理矣談天者無能違也咸曰漢落下閎

鮮于妄人耿壽昌筭造圓儀以考歷度祭筮

云名天體者有二家一曰周髀二曰宣夜三

曰渾天宜夜之學絕無師法周髀術數具存

考驗天狀多所違失政令官不用惟渾天者

近得其情今史官所用候臺銅儀則其法也

揚子作太玄亦取象於渾天言渾淪而行故

此明渾天之法莫之能違也光曰宋吳本

作幾幾乎今從李本光請問蓋天欲知蓋天

謂象之謂作渾天儀請問蓋天圖也咸

曰蓋天即周髀也其本庖羲氏立周天歷度

其所傳則周公受之於商而周人志之故曰

周髀言天似蓋笠地法覆槃天地各曰蓋哉

中高低外下北極之下為天地之中曰蓋哉

蓋哉應難未幾也再言蓋哉者應難以事未

且有或問趙世多神何也問之祕曰世多神

異也成公十年傳曰晉侯夢大厲被髮及地

易子卷七

天廣樂九奏萬舞不類類曰神怪茫茫若存若

亡聖人曼云實聖人無云小爾雅曰曼未沒

無也無言者或問子胥種蠡孰賢子胥吳

臣文種范蠡越臣問此三人曰胥也俾吳作

亂於闔閭使弑僚破楚入郢曰子胥父奢為

楚平王太子建太傅少傅費無忌讒太子建

平王殺奢并殺兄尚子胥亡後奔吳知吳公

乃進專諸既而公子光乃自立未可說以外事

僚而自立是為吳王闔廬闔廬既立得志乃

召伍員以為行人而與謀國事六年楚昭王

使公子囊瓦將兵伐吳吳使伍員迎擊大破

楚軍於豫章取楚之居巢九年吳王闔廬聽

子胥孫武之言以悉興師與唐蔡伐鞭尸

官君舍君之室大夫舍大夫之室祕曰吳

墓出其尸鞭之五百然後已藉館舍室也

不由德報父兄之耻於斯則無禮○祕曰自

非由德謀越諫齊不式不能去於禮可去

卒眼之胥諫曰吳不取越越必取吳又曰有

與無越有越無吳不改是矣吳將伐齊又諫

曰兵疲於外越必襲吳不聽遂伐齊反復夫

差殺之將死曰吳其亡矣以吾種蠶不彊諫
 眼置吳東門以觀越之滅與
 而山棲敗至使勾踐棲於會稽俾其君諷社
 稷之靈而童僕秘曰越三年勾踐聞吳王夫
 未至往伐之范蠡諫之為示可而勾踐不聽
 遂與師吳王聞之發精兵擊越敗之夫椒越
 王乃以餘兵五千人保棲會稽之山吳王追
 而圍之勾踐乃令大夫種行成於吳膝行頓
 首請與妻為臣妻吳王聽太宰嚭之言遂許
 之卒赦越罷兵而歸言蠡初諫不從二臣蓋
 強諫而免此敗又終弊吳秘曰勾踐後用范蠡計果
 蘇之山吳王使公孫雄肉袒膝行請成於越
 勾踐欲許之范蠡諫以為不可吳王夫差遂

自賢皆不足邵也邵美○秘曰三子之從師
 殺不足也高也至彘策種而遁肥矣哉美蠡功成身退
 善○秘曰范蠡既去越乘舟浮海以行終不
 反自齊遺大夫種書種見書稱病不朝人或
 讒之越王乃賜種劍種遂自殺言蠡遺種書
 知越王可與共患難不可與共樂而遊於賢
 則不足可以合肥遯之義耳在易遯之上九
 曰肥遯無不利○光曰策謂警之使去賢此
 一節或問陳勝吳廣曰亂此暴亂之人也○光
 但首亂曰不若是則秦不亡曰亡秦乎恐秦
 未亡而先亡矣夫有于越之劍者匣而藏之
 不敢用是實之至也况乃輕

用其身而要乎非命之運不足為福先適足以為禍始○秘曰言為權首者先亡也范曄曰夫為權首鮮或不及陳項且猶未與先庸庸者乎或問六國並其已久矣一病一瘳迄始皇三載而咸○皆屬秦也魏燕趙齊楚之六國並立其久矣一盜一衰至秦始皇三載而咸按始皇即位以歲在乙卯為元年至二十六年始并天下乃稱皇帝今言始皇三載而咸者蓋言稱皇帝後三年東行郡縣上鄒嶧山刻石頌秦功德封泰山禪梁父而天下咸一也○光曰按始皇十七年始滅韓至二十六年滅齊時激地保人事乎齊天下為一今云三載闕時激地保人事乎秘曰時可取以激之乎保地勢以全之乎修人事以得之乎○光曰激當作徵古堯切徵

其可取曰具言三事備有請問事咸曰問三秘曰問曰孝公以下疆兵力農以蠶食六國事也秘曰戰國之時不修農政秦自孝公用於是遂強而蠶食六保秘曰問曰東溝大河南阻高山西采雍梁北鹵涇垠便則申否則蟠保也秦孝公據殽函之固擁雍州之地君臣固守以關周室有席卷天下并吞八荒之心故憑此險固事便則可申之以取天下未便則蟠屈以堅守是亦有地保之道也秘曰東以大河為溝塹南以商山為險阻西以雍

梁二州為供事北以涇水之根為鹵地勢便
則甲勢不則屈此地保也采事也書曰百里
采孔云供王事而已光曰宋吳本高山作商
山今從李本梁州蜀地也鹵掠也涇根謂義
渠掠其畜激祕曰問曰始皇方斧將相方刀
食以自資激時激曰問曰始皇方斧將相方刀
六國方木將相方肉激也云方比也○咸曰賈誼
鞭笞天下言易也此云六國方木將相方肉
者言六國與將相之勢方如木肉而始皇與
將相之威方如斧刀故以斧刀而伐木肉亦
易之矣此亦時激之道也○光曰始皇欲斷
喪諸侯方如斧而諸侯愚昧方如木秦之將
相銳於功利方如刀而諸侯將相懦弱於如
肉故始皇所以能兼天下者適下是時也
或問秦伯列為侯衛在

侯望羅衛天子○咸曰秦伯謂秦襄公卒吞
也周平王東遷秦襄公始列為諸侯
天下而報曾無以制乎咸曰報周報王也言
由孝公以來益疆至始皇六世卒吞一周而
并天下蓋非一朝一夕之故何報王曾無畫
以制之乎○光曰報奴板曰天子制公侯伯
子男也庸節言天子用禮節以制馭五等諸
侯各有序節莫差於僭咸曰言五等之禮各有
其序莫大於僭莫僭於祭咸曰僭之大者祭莫重於
於備莫大於僭莫僭於祭咸曰僭之大者祭莫重於
地地莫重於天既盜土地又盜祭天地○則襄

文宣靈其兆也始於四公以來者言周之衰

非於一朝一夕○祕曰啓兆已

皆者襄公始僭西時以祭白帝音止時文

宣靈宗興郵密上下用事四帝光曰郵切而天

王不臣反致文武胙宗尊也文公起郵時宜

時○咸曰秦襄公居西垂自以為主少昊之神

作西時祠白帝文公東獵汧渭之間卜居

之而吉夢黃虵自天下屬地其口上於郵行

史敦曰此上帝之祥君其祠之遂作郵時也

至宣公作密時於渭南祭青帝也其後靈公

作吳陽上時祭黃帝作下時祭炎帝也此言

秦自襄公以來因周之衰已僭天子之禮用

事於白帝青帝黃帝炎帝四帝矣而周之微

弱不能正之反致文王武王膳胙於秦也故

太史公曰秦雜戎狄之俗位在藩臣而據於

郊祀君子懼焉如是則制公侯伯子男之禮

何節之有哉○光曰宋吳本天王作天下今

從李是以四疆之內各以其力來侵攘肌及

骨咸曰肌喻遠骨喻近言當是之時周已衰

削而至赧獨何以制秦乎人之迷也其日固

於近矣○咸曰周自平王下衰加之

非一人之所支也○咸曰周自平王下衰加之

襄王五十一年使將軍繆攻西周赧王頓首
自歸盡其邑三十六城口三萬秦王受獻而
歸其君於周明年九鼎入秦周遂亡豈或問
赧之出獨能制之乎○光曰攘取也

嬴政二十六載天下擅秦○咸曰始皇莊襄
王子也莊襄王卒政立為秦王當是之時秦
地已并巴蜀漢中越宛有郢北收上郡以東
河東太原上黨郡東至滎陽滅二周置三川
郡矣至二十六年使將軍王賁從燕南攻齊
得齊王建始并天下故秦十五載而楚○項
云二十六載擅秦也

咸曰始皇自并天下後十二年卒胡亥立三
年為趙高閹樂所殺子嬰立四十六日而項
羽號西楚霸王故楚五載而漢咸曰項羽為
云十五載而楚

命分天下後五年而定五十載之際而天下
歸於漢故云五載而漢

三擅天邪人邪咸曰言自始皇并天下至漢
下三專於人其天命曰具備有之也○祕曰
邪人事邪擅專也

定周建子弟列名城班五爵流之十二當時
雖欲漢得乎咸曰言周以公侯伯子男五等
輔王室而無患雖欲擅漢不可得也○祕曰
周封兄弟之國十五人姬姓之國四十一人班
五等諸侯之爵暨乎周末諸侯流為十二國
當是之時高皇無尺土之階雖欲擅漢其可
得六國出車為羸弱姬卒之屏營羸擅其政

咸曰言周以公侯伯子男五等
輔王室而無患雖欲擅漢不可得也○祕曰
周封兄弟之國十五人姬姓之國四十一人班
五等諸侯之爵暨乎周末諸侯流為十二國
當是之時高皇無尺土之階雖欲擅漢其可
得六國出車為羸弱姬卒之屏營羸擅其政

故天下擅秦

徒為秦終專其政以并天下也。○威曰：出虫無知，皆危。○秘曰：解朝日離為十一合為六七，秦稱富強，故六國之眾皆為秦而弱。周終然危懼，故秦專其政以擅有天下。屏營猶經營也。李周翰曰：屏營，迴惶也。○光曰：音義曰：屏音并，謂屏營猶安皇失據之貌。言六國與相陵弱，周室適足為秦開兼并之資。終自失據為秦所滅，使秦得專據天下。秦失其馘，罷侯置守，守失其微，天下孤睽。睽猶乖離。○威曰：馘，諸侯之制，分為三十六郡，以置守尉，而守尉無防微之援，天下遂至孤獨睽乖也。○秘曰：秦患周之敗以為起於諸侯力爭，以弱見奪於，是削去五等，罷諸侯之制，分為三十六郡。

守守失其微天下孤睽

而置郡守，守失其道，專任刑法，無維城之固，則天下孤睽矣。書曰：道心惟微。班固曰：秦據勢勝之地，騁狙詐之兵，蠶食山東，一切取勝，因幹其所習，自任其私智，燭笑三代，蕩滅古法，竊自號為皇帝，而子弟為匹夫，內正骨肉本根之輔，外立尺土藩翼之衛。○光曰：守，又切秦雖置守，又使御史監郡務，弱其權，守權既微，孤立於上，不能制民，民苦其賦役，故相乖離，殺守而為盜。項氏暴彊，改宰侯王，故天下擅楚。威曰：言秦既亡，是時項羽兵最盛，故專命改制諸侯王也。○光曰：宰，也。割擅楚之月，有漢初業，山南發跡，三秦追項也。山東故天下擅漢天也。○威曰：項羽，山南漢中也。三秦，雍、翟塞也。○威曰：項羽。

山東故天下擅漢天也

山南漢中也。三秦雍、翟塞也。○威曰：項羽。

既自立為西楚霸王，王梁楚地九郡，都彭城。既立沛公為漢王，王巴蜀漢中四十一縣，都南鄭。三分關中，立秦三將：章邯為雍王，都廢丘；司馬欣為塞王，都櫟陽；董翳為翟王，都高奴。於是各就國。漢王至南鄭，士卒皆思東歸，故韓信因陳楚可圖，三秦易并之計，遂東嚮。定三秦，追羽於山東，因專天下，由是數事兼廢。一興皆天命，人問：「人事者何也？」曰：「兼才尚使然，非專人事。」秘曰：「獨問人事，曰兼才尚權，右計左數，動謹於時人也。」咸曰：「兼用也，尚下也。」言秦楚漢之成敗，或用其才良，或尊其權變，或上其計策，或下其奇數，雖皆謹於時，然所取之異，故一亡一興，此乃人事也。○秘曰：「雖人事亦須謹慎於時，然後動也。」○光曰：「秘

兼才謂總覽天下之英才，右天不因人，不因人。計左數言不離計數之中。天不因人，不因人。無所成，天命天數皆天也。書曰：「天之歷數在洪躬。」詩曰：「周雖舊邦，其命惟新。」○光曰：「天之禍福必因人事之得失，人或問楚敗垓下方之成敗，必待天命之與奪。」或問楚敗垓下方死曰：「天也。」項羽為高祖所敗於垓下，臨諒乎信如羽，曰：「漢屈羣策，羣策屈羣力，屈盡也。」○能屈已以用羣臣之策，群臣能屈已以悅羣士之力，故勝也。○光曰：「羣策無能出漢之右者，故曰漢屈羣策，羣力為羣。」楚傲羣策而自策所制，故曰羣策屈羣力。○

屈其力是傲也。咸曰楚有一范增不能用，故也。○光曰：敵徒對切，既廢，屈人者克，自屈者負。天曷故焉？咸曰：言私親惟應善人，何預天事？或問：秦楚既為天與，命矣。光曰：為令，秦縊灞上，楚分江西，與廢何速也？咸曰：秦雖兼天下，楚雖暴立，但為天掌其命，以擇賢主。爾故其興之忽，廢之速也。秦縊灞上者，謂沛公十月至灞上，子嬰係頸以組而降也。故謂之縊。楚分江西者，散也。羽與江東子弟興兵卒敗於垓下，以江東言之，故曰天胙，謂之西也。○光曰：分謂身首五分，故曰天胙。

光德而隕明忒天之所福。光顯有德而令隕，越之令短。○光曰：胙與祚同，當作惡也。光德謂德之昭融者，昔在有熊高陽高辛唐虞三代，咸有顯懿也。咸曰：有熊少典之子黃帝，故天胙之為神明主，且著在天庭。咸曰：天也。帝之庭猶皇，是生民之願也。厥饗國久長，神明階帝錄之義。主郊祀。○祕曰：天福昨之為天地神明之主，其顯德且昭著在天帝之庭，是生民之願，合乎民心，故享國長久。○胙古字作祚。○光曰：朱吳本作顯，顯德今從李本著在天庭，猶

云簡在上帝之心五帝三王以明美若秦楚

之德故為天所祚人所愛而久長

疆闕震撲胎籍三正播其虐於黎苗

字之誤也闕狠也胎籍猶暴侮也

闕也撲猶言擊也胎始也籍狼籍也

三正天地人也胎籍猶言淑擾也

黎苗也布其虐甚於九黎之亂德

亦欲其喪上親况於民乎况於鬼神乎

喪之亦欲其喪上親况於民乎况於鬼神乎

廢未速也不道早亡不祕日謂其或問仲尼

大聖則天曷不胙胙主不日無土日

地無土然則舜禹有土乎

堯作土禹以舜作土

或問聖人表裏曰威儀文辭表也德行

忠信裏也

懷工之孫心也胡亥三年沛公與項梁共立

項羽救河北

設秦得人如何設假○咸曰言義帝初立時
 各歸一方當此之際設鈴秦尚有入復起如
 何也○祕曰龔宜讀如哉哉克也假若義帝
 如初矯立而使劉漢戡定南陽項羽得救河
 北一方爭戰一合設使秦尚得人以開
 中待之如何義帝楚懷王孫心也沛公項梁
 共立之以從民望是矯也漢王始都南鄭屬
 山南西道而連南陽在山南東道項羽都彭
 城屬河南道而連河北道或人以其地勢言
 之曰人無為秦也喪其靈久矣非一朝一夕
 下叛秦秦喪其社稷之靈已久矣○祕曰天
 矣○光曰天下怨怒莫為之用韓信黥布皆
 劍立南面稱孤卒窮時戮無乃勿乎窮極○

盡也言當是之時韓信方為漢黥布方為楚
 其鋒銳如劍之立而秦欲再起南面稱孤以
 盡窮時戮無乃不可乎勿猶不也言不可也
 祕曰時是也韓信封楚王黥布姓英氏封
 淮南王二王皆無其德徒以戰鬪立功使左
 右劍立南面稱孤終窮於是而見戮無乃勿
 為王其愈乎劉昭曰自天子至于庶人咸皆
 帶劍故蕭何劍履上殿是也○光曰信布以
 匹夫杖劍自立雖暫貴而或曰勿則無名如
 禍辱隨之不若始者勿為或曰勿則無名如
 何咸曰言不然則為秦曰名者謂令名也祕
 夫貴名者忠不終而躬逆焉攸令也咸曰令善
 善名也忠不終而躬逆焉攸令也咸曰令善
 言所謂名者宜立善名也當此之時欲效其
 忠以為秦且忠未盡而身已見害為之逆矣

安可謂善哉。○祕曰：三王皆忠，或問淳于越。

曰：伎曲，曰：咸曰：淳于越，齊人為秦博士，謂始皇

為枝輔，今陛下有海內，而子弟為匹夫，卒有

田常不卿之臣，無輔拂，何以救哉？事不師古

而能長久者，非所聞也。此問越之道，請問曰：咸

如何而揚以為伎曲？言有伎有曲也。請問曰：咸

問伎曲，曰：始皇方虎，捫而梟磔，噬士猶腊肉

也。越與亢眉，終無撓辭，可謂伎矣。○咸曰：虎

捫梟磔，言暴也。噬士猶腊肉，言酷也。與起也。當是時，始皇暴酷如此，而越敢起而亢舉其

肩，以言封建之事，其辭無撓，可謂有才伎也。○光曰：宋吳本越與作越興，今從李本。捫音

列。○陳涉格切。仕無妄之國。○祕曰：按易無妄其

稱之者，蓋無妄匪正也。言秦不以正道而決

行於世，詎免乎災眚？若天下雷行，而不以正

道行矣哉。食無妄之粟，分無妄之橈，即令之

問而不違，可謂曲矣。○橈，時榮也。自令與始皇

亂也。自令謂自使令也。違，去也。言秦亡道如

是而越自使令之間，不能違去於秦，以高飛

遠引，徒欲分解其亂，雖能強言封建之事，亦

受其亂。自始皇下令之間，又不能違而去之。是曲已李斯謬其說，請有文學詩書百家語

有繩除去之，令到滿三十日弗去，點為或問。或問

茅焦歷井幹之死使始皇奉虛左之乘以始皇每事幽母咸陽宮諫者輒取於井幹闕下茅焦歷井幹之上而諫始皇即駕與執轡虛左親迎蔡生欲安項咸陽不能移又亨之或者其母未辯歟項羽欲東還下邳蔡生說使都咸陽揚子云蔡生未知孰是咸曰亨當作烹字之誤也言韓生說羽既不能移又為羽所烹殺也未辯者言韓生未善辯使其都咸陽以免其殺光曰幹音韓乘繩證切亨與烹同音義曰史記作蔡生光謂井幹謂始皇殺諫者二十七人積屍闕下如井幹之狀言茅焦能移始皇暴怒之意者以其辯曰生捨其也蔡生不能移項羽或者未辨歟

木侯而謂人木侯亨亦宜乎咸曰生謂韓作沐侯亨亦當作烹也項羽既殺子嬰燒其宮室收寶貨婦女而東韓生說羽曰關中阻帶山河四塞之地肥饒可都之項羽見秦皆以燒殘又懷東歸曰富貴不歸故鄉如衣錦夜行韓生曰人謂楚人沐猴而冠果然羽聞之乃斬韓生此言項羽之暴久矣韓生說之都咸陽既不能移即當自引反謂人為沐猴雖見烹亦宜矣○祕曰生既知羽如沐猴捨而去之可也乃謂人明言其沐猴而見烹不亦宜乎蓋不能危行言遜也○光曰言蔡生知項羽暴仇素不為羽所知信獻策不用又從而訕之是自有沐猴之狂也易曰君子安其身而後動易焦逆許而順守之雖辯靡虎其心而後語

牙矣逆意而諫順義而守可謂辯說矣然

所諫皆逆其意而許其事所守皆陳母后之

大義至順之理雖辯則辯矣譬猶摩虎牙也

言無位而廷諫履危之道也○光曰託居謁

切剛音磨直數其惡是逆託勸之以孝入之

以忠是或問甘羅之悟呂不韋張辟彊之覺

平勃皆以十二齡茂良乎秘曰甘羅甘茂

及先報趙事悟呂不韋辟彊張良之子也

孝惠崩呂太后哭不衰事覺陳平周勃皆十

二歲豈甘茂張良為之祖父使之然乎○光

曰以甘茂之孫張良之子故能如此其慧乎

曰才也茂良不必父祖無假祖父○秘曰人

之生天與之也○光曰言祖孫父子材性不必相類

問酈食其說陳留下敖倉說齊罷歷下軍何

辯也音異基說音稅韓信襲齊以身崩鼎

何訥也曰夫辯也者自辯也如辯人幾矣危

也小有才猶未聞君子之大道也斯足以殺

其身而已○咸曰食其說沛公以陳留天下

之衝又願收取榮陽據敖倉之粟又說齊王

田廣七十餘城已下矣而韓信為蒯通所說

忌其憑軾之功遂乃夜渡兵平原襲齊是使

齊王疑食其賣已乃烹之當是之時非食其

所謂辯者當以正諫之道自辯其身如仲尼
之於衰周孟軻之於戰國爾若夫以辯說人
則猶商石應侯之徒矣不亦危哉蓋耻之也
○秘曰幾近也夫辯者辯其禮樂之所歸行
之而為君子也如事談說以辯於人不亦幾
乎脂鼎哉○光曰幾音機辯者以辯自明其
志則可矣若恃其辯欲以欺誘它人此危事也
能下又狂之秘曰蒯通說韓信使三分天下
通說不聽悍恐乃陽狂為巫抵擠也謂其談
說若擠排使之○光曰信既不用其策又陽
狂為巫言曰方遭信閉如其抵信盡忠高祖
亦未辯曰方遭信閉如其抵信盡忠高祖
無憾曰噉可抵乎秘曰噉噉噉也言若設噉
際也

乎○光曰曰賢者可禮小人可噉况拊鍵乎
噉許羈切咸曰司伺也拊拍也言賢者伺見禮制則動
小人伺見噉隙則作况拍去關鍵乎○秘曰
司主也賢者所主人事使人惟禮是視不為
小人噉噉之謀况信拍鍵而閉之乎言不可
為也拊拍也鍵鍵籥光曰拊音撫鍵其釐切
鍵籥是也賢者見有禮則從之小人見釐隙
則抵之抵噉猶不可况閉乎或問李斯盡忠胡
亥極刑光曰大語忠乎光曰斯可曰斯以留客
秦嘗欲逐諸侯之客斯上書至作相秘曰李
以為不可秦聽之是一事忠至作相秘曰李
蔡人也斯嘆曰吾以忠死宜矣而二世夷其
三族此果忠乎始以逐客上書遂留之以至

丞相言其信重光曰因上書留客用狂人

之言從浮大海立趙高之邪說廢沙丘之正

阿意督責焉用忠始皇信妖言東浮滄海斯

行及始皇崩於沙丘斯納趙高之計矯廢扶

蘇而立胡亥胡亥既立縱暴斯諫之而見怒

皆非忠直光曰於此數事皆不忠欲於何

所用其霍忠請問霍光忠非曰始元之初

武帝以光行周公之事少主昭帝既立始

元六年詔郡國舉賢良文學之士遂罷郡國

推關內鐵於是利擁少帝之微秘曰昭帝

復流下無人休息

政事一决光班擢燕上官之鋒秘曰始元之

固曰擁昭立宜

且上官桀等謀反皆誅滅處興廢之分秘曰

之班固曰擢燕王任上官

立十三年而崩無嗣光乃議迎昌邑賀賀立

二十七日行活亂一千一百二十七事光白

太后廢昌邑王而立宣帝班固曰堂堂乎忠

處廢置之際臨大節而不可奪

難矣哉秘曰光效數事之忠堂堂乎人之

詔宋吳本作始大之詔音義曰天復本作始

元之初今從之始元昭帝年號也興廢謂廢

昌邑王立宣帝堂堂勇貌言此皆至顯不終

霍光忠於社稷之事人所難說

矣顯光之夫人名也毒殺許皇后後光心知

之而不討賊秘曰光夫人東閭顯使淳

干行毒殺許皇后因勸光納小女成君為后
及光死後語泄上始聞之後奪霍禹等印綬
終至棄市○光曰光知妻顯為邪謀而隱蔽不言忠不終矣

文帝得廉頗李牧不能用也諒乎秘曰馮唐為即面對

文帝曰主臣陛下雖有廉頗李牧不能用也信文帝不能用乎○光曰頗涉禾反

彼將有激也親屈帝尊以信亞夫之軍至頗

牧曷不用哉秘曰唐知雲中守魏尚擊匈奴細柳信中亞夫之軍豈不能用以激文帝耳至于不入

於德又何如○光曰罪不孥止罪其身不官

曰問文帝之德○光曰罪不孥收入妻孥

不女出官人嫁之館不新仍舊陵不墳葬於

因山不或問交曰仁秘曰仁者不棄其文

起墳而問餘耳陳餘曰光初有始無終

利德義而後有隙宰相滅亡故曰光初

班固曰勢利之交古人羞之蓋謂是矣竇灌

曰凶終竇嬰灌夫其相親友不勝相助犯觸

交雖不變其初然終以朋黨陷於或問信曰

不食其言曰食偽○秘曰孔安國請人曰晉荀

息秘曰僖公九年傳曰初獻公使荀息傅奚

若之何稽首而對曰臣竭其股肱之力加之
以忠正其濟君之靈也不濟則以死繼之及
里克殺奚齊車趙程嬰公孫杵臼公三年大
子荀息死之
夫屠岸賈殺趙朔趙同趙括趙嬰杵臼不死
卒保趙孤於山中景公卒與韓厥謀立之即
趙武也子雲稱履信之人據司馬遷而言也
案成公八年傳晉趙莊姬為趙嬰之妻也曰
原屏將為亂欒卻為徵六月晉討趙同趙括
武從姬氏畜于公宮以其田與所奚韓厥言
於晉侯曰成季之勲宜孟之勲而無後為善
者懼矣乃立武而反其田由是觀之趙武之
立曾不逾歲謂之
遺腹遷之妄也
秦大夫鑿穆公之側全論
不食言之德○祕曰秦大夫子車氏奄息仲
行鍼虎皆秦之良也穆公卒以為殉言此

良皆穆公未即命時語以從死至葬則鑿其
塚壙之側以死之詩曰臨其穴是也左傳譏
之者譏穆公也至三問義既聞諸賢之信曰
良則不食其言者也
事得其宜之謂義
義者得死生之宜者非義也若程
嬰杵臼兼乎信義也秦晉大夫止可謂重言
之信蹈義則未也○咸曰行而宜之之謂義
言仁智禮信之事行之俱得其宜乃合於義
檀弓曰陳乾昔寢疾屬其兄弟而命其子尊
已曰如我死必大為我棺使吾二婢子夾我
陳乾昔死其子曰以徇葬非禮也况又同棺
乎弗果殺茲得其宜也○光曰程嬰自殺以
報公孫杵臼劉向以為過恐亦未盡其宜
或問季布忍焉可為
祕曰季布楚人也項籍
使將兵數竄漢王項羽

滅高祖購求千金因迫乃為奴賣與魯朱家
 ○光曰季布勇者乃至鬻劍為奴安能忍耻
 如曰能者為之明哲不為也言乃忍辱食生
 此曰進退必以禮義○光曰有才能自惜其死
 欲有所施如管仲季布者則為之君子既明
 且哲以保其身或曰當布之急雖明哲如之何
 身則不然○或曰當布之急雖明哲如之何
 曰明哲不終項仕如終焉攸避苟患失之無
 所不至○咸
 曰言明哲者見於未萌識於未兆觀項羽之
 庸烏肯終仕之哉如終仕之乃非明哲矣如
 是則當其急也安可避耶○祕曰不終項仕
 猶言終不仕項言項羽不師古而奮私知謂
 之明哲豈終仕之哉如果果有明主而終仕之
 安避其難○光曰明哲必知項羽之終不可

輔而早去之若終仕羽羽或問賢曰為人所
 敗當死之復安所避乎
 不能請人曰顏淵黔婁四皓韋玄成顏淵筆
 其操黔婁守正不邪死而益彰四皓自首高
 尚其事韋玄漢丞相賢之少子也賢薨玄當
 襲封被髮佯狂欲以讓兄○咸曰擬人必於
 其倫顏子至賢其殆庶幾黔婁四皓既非其
 儔况以韋玄不亦甚哉○祕曰顏淵之賢倫
 躡之賢韋玄之賢未至之賢王莽篡天下而
 韋玄讓一家於是乎賢耳亦猶論德行稱顏
 淵閔子騫冉伯牛仲弓凡此數子豈必皆與
 顏淵俱盡至賢之道哉○光曰李宋吳本無
 成字音義曰天復本作韋玄成今從之顏淵
 黔婁安貧四皓輕祿位而重禮問長者曰藺相
 禮韋玄成讓爵皆人所不能

如仲秦而屈廉頗藥布之不塗朱家之不德
直不疑之不校韓安國之通使相如仲理於
廉頗藥布為梁大夫奉使行高祖誅梁王彭
城布使還報命首下哭而相斂之也朱家以
季布有隙見滕公得解其急也而不使布知
又終身不復見布直不疑嘗為郎三人同室
一人有金一人急歸誤持金去主意不疑不
疑買金償之其後誤持金者還之主乃明之
又人謗其淫嫂而云無兄亦不自明也韓安
國梁孝王之內史時景帝疑梁王梁王大懼
安國稱病去官陰往長安因長公主以解王
事○光曰音義曰不塗作不倍光謂塗當作
渝變也
或問臣自得也○祕曰忠而正乃臣之自得
也○祕曰何以全臣之節

曰舉其人以明之石太僕之對金將軍之謹
張衛將軍之善慎邴大夫之不伐善丞相石
太僕時上問輿中馬幾匹太僕以策數之畢
對曰六匹金將軍曰碑為人謹慎目不逆視
數十年張衛將軍名安世為人周密重慎丞
相邴吉宣帝少時以巫蠱事當在獄中吉嘗
救護又養視有恩絕口終不言官至御請問
史大夫乳母述之然後乃知封博陽侯請問
臣自失臣曰邪而私乃曰李貳師之執二田
祈連之濫帥韓馮翊之朔蕭趙京兆之犯魏
貳師將軍李廣利說劉屈氂立昌邑王為太
子二心不端武帝疑之遂降匈奴祈連將軍

田廣名為宣帝擊匈奴不利賢淫婦人也韓
馮翊名延壽想御史大夫蕭望之與廩犧為
姦而焚其廩也趙京兆名廣漢疑魏丞相
夫人殺侍婢圍捕之而無實反獲其罪也
問持滿曰扼歌歌器在魯桓公廟者欲人推
抑也猶抑損之也言持滿者當自抑損以正
其歌不然則覆矣○祕曰扼亦持也魯桓公
之廟有歌器曰宥坐之器虛則歌中則正滿
則覆持滿盈如持歌器也○光曰李本無歌
字今從宋吳楊王孫僕葬以矯世○祕曰楊
本扼於革切
王孫孝武時人學黃老之術報祈侯曰蓋聞
古之聖王緣人情不忍其親故為制禮今則
越之吾是以僕葬將以矯世以禮祕曰
世也○光曰僕即果切

過乎儉喪過乎衰僕乎如矯世則葛溝尚矣古者未
知喪送
之禮死則畏尸以為投諸溝壑若王孫之矯
世此事復尚為之矣言不可行也孝子仁人
必有道以掩其親賢人君子必率禮以正其
俗○光曰尚上也言君子矯世當以禮乎當
以僕乎若欲為尸甚以矯世則莫或問周官
君效古葛溝者為上矣何以葬為
曰立事咸曰制三百六十官可謂立事
左氏
曰品藻咸曰左氏隨事稱君子曰以論其善
否皆得其當可謂品藻矣○祕曰左
氏品藻是非而聖人之褒貶彰
矣○光曰品第善惡藻節其事
錄不虛美不隱惡○咸曰遷採春秋尚書國
語戰國策而作史記其議事甚多疏略未

漢書有之疑非揚辭而班固實之未知其據焉。○祕曰論漢道以仲尼之後蕭曹名將以德行頽閱所以為品藻也。○譏淵騫之祕曰聖人光曰尊卑謂才德高下。○大哉賢哲所得各有差品一本無此序。

或問淵騫之徒惡乎在之徒已沒。○光曰

音鳥問今世曰寢咸曰孔子云由也升堂矣

何無其人曰寢未入於室也。○寢亦室也。○游夏諸子在室明入聖人之與者也。○祕曰

當為不字之誤也。○名愈彰而道愈隆故曰不寢。○光曰宋吳本本在寢今從李本言淵騫之才今亦有耳但寢伏不為人所知也。

或曰淵騫曷不寢而淵騫子奚不然。○祕曰

淵騫非有文章著世何為不寢曰攀龍鱗附鳳翼以揚之

勃勃乎其不可及乎如其寢咸曰夫

與尚可至焉如顏閔則與聖人高飛冥冥而

絕者也其可慕乎故孟子云子游子夏子張

皆有聖人之一體閔子顏淵則具體而微揚

子曰淵騫得聖人而師之譬如攀龍鱗附鳳翼

巽風以揚之勃勃然而興後之人不可及也

如何其寢本作騫以揚之今從李本揚發揚也

如其寢言其七十子之於仲尼也日聞所不

聞見所不見文章亦不足為矣咸曰揚以門人為三品論

之也言淵騫為其絕游夏之黨得其與七十
子亦被其淳道矧文章未業爾何難為哉
秘曰非止淵騫也至干七十二子皆曰有聞
見所以學為賢哲君子也至於文章何足可
為哉文章謂若十商序詩曾參孝經之類史
記曰孔子以曾參能通孝道故授之業作孝
經○光曰宋吳本作七十二子今從李
本言遊孔門者務學道德不事文章
絕德小人絕力或問絕德曰舜以孝禹以功
皐陶以謨非絕德邪是皆德之殊絕○力絕
者何○秘曰秦悼武烏獲任鄙扛鼎抹牛非絕
力邪皆以多力舉重崩中而死所謂不得其
曰問絕力秦悼武烏獲任鄙扛鼎抹牛非絕

王有力好戲力士任鄙烏獲孟說皆至大官
王與孟說舉鼎絕膺而死抹牛亦多力也呂
氏春秋曰遂擒推移太犧高誘云架多力能
推移太犧因以為號○光曰抹牛謂以兩牛
相擊也或問勇曰軻也曰何軻也曰軻也者
謂孟軻也若荆軻君子盜諸秘曰荆軻衛人
秦王以君子之道類之則請問孟軻之勇曰
木盜耳○光曰此諸盜賊請問孟軻之勇曰
勇於義而果於德不以貧富貴賤死生動其
心於勇也其庶乎或人之問勇若衛靈公之
雲應以德義○秘曰養浩然之氣勇之
大者○光曰孔子曰見義不為無勇也魯仲

連傷而不制高談以救時難功成而不受爵賞咸曰魯仲連齊人不肯仕

宦好持高游於趙會秦軍圍邯鄲魏使新垣

衍說趙王令尊秦昭王為帝而仲連挫之垣

行不敢復言帝秦將聞之為却軍五十里

遂引而去於是平原君欲封魯連魯連遂辭

而去終身不復見傷猶倨慢也制猶整肅也

言仲連倨慢於爵利而不能整肅於官事也

曰光曰宋吳本傷作傷制作制介甫

制而不傷時好義崇禮屈身伸節輔佐本國繫

趙惠王與秦昭王會澠池既罷歸以相如功

大拜為上卿位在廉頗之右頗羞不忍為之

下宣言曰我見相如必辱之相如聞之常引

軍避匿嘗曰顧吾念彊秦所以不敢加兵於

趙者徒以吾二人在也今兩虎共鬪其勢不

俱生吾所以為此者以先國家之急而後私

讎也廉頗聞之肉袒負荆至相如門謝罪此

言藺相如自屈如是欲整肅於官事而不倨

慢於爵利也○光曰音義曰傷與蕩同光謂

蕩謂逸其身心制謂拘於祿位仲連不以富

揚子卷八

三

咸曰魯仲連齊人不肯仕

行說趙王令尊秦昭王為帝而仲連挫之垣

遂引而去於是平原君欲封魯連魯連遂辭

而去終身不復見傷猶倨慢也制猶整肅也

言仲連倨慢於爵利而不能整肅於官事也

曰光曰宋吳本傷作傷制作制介甫

制而不傷時好義崇禮屈身伸節輔佐本國繫

趙惠王與秦昭王會澠池既罷歸以相如功

大拜為上卿位在廉頗之右頗羞不忍為之

下宣言曰我見相如必辱之相如聞之常引

軍避匿嘗曰顧吾念彊秦所以不敢加兵於

趙者徒以吾二人在也今兩虎共鬪其勢不

俱生吾所以為此者以先國家之急而後私

讎也廉頗聞之肉袒負荆至相如門謝罪此

言藺相如自屈如是欲整肅於官事而不倨

慢於爵利也○光曰音義曰傷與蕩同光謂

蕩謂逸其身心制謂拘於祿位仲連不以富

貴動其心而未未能忘死生相如不以富

陽秘曰鄒陽去曰未信而分疑忼辭免置幾

矣哉鳥罟謂之罟猶人之縲紲幾危也獄中

咸曰鄒陽事漢景帝弟梁孝王為羊勝分孫

詭所疾而讒之孝王怒下陽吏將殺之陽從

獄中上書孝王立出之卒為上客未信而分

疑者言沫為梁王所信方為其所疑雖能分

疑者言沫為梁王所信方為其所疑雖能分

疑者言沫為梁王所信方為其所疑雖能分

疑者言沫為梁王所信方為其所疑雖能分

疑者言沫為梁王所信方為其所疑雖能分

疑者言沫為梁王所信方為其所疑雖能分

疑者言沫為梁王所信方為其所疑雖能分

疑者言沫為梁王所信方為其所疑雖能分

疑者言沫為梁王所信方為其所疑雖能分

疑者言沫為梁王所信方為其所疑雖能分

疑者言沫為梁王所信方為其所疑雖能分

疑者言沫為梁王所信方為其所疑雖能分

疑者言沫為梁王所信方為其所疑雖能分

疑者言沫為梁王所信方為其所疑雖能分

解以_レ免_二固亦危矣_一○光曰_レ愀若_レ兩切_レ罍_レ冒_レ鐘切_レ幾音_レ機_レ孔子稱_レ信而後_レ諫未_レ信則以_レ為_レ謗也_レ陽初_レ仕_レ深未_レ為_レ孝主_レ所_レ信而深_レ言以_レ觸_レ機事_レ分_レ取_レ孝王之疑_レ故曰_レ未_レ信而分_レ疑_レ或問_レ信陵平原孟嘗春申益乎_レ無_レ忌_レ魏安釐王異_レ母弟也_レ平原君趙勝趙之諸公子趙惠文王弟也_レ孟嘗君田文齊威王孫也_レ春申君黃歇楚人也_レ問曰_レ上失_レ其政_レ姦臣竊_レ國命_レ何其有益_レ於國乎_レ曰_レ上失_レ其政_レ姦臣竊_レ國命_レ何其益乎_レ當_レ此四君之時_レ實皆有益_レ於其國而揚_レ祕曰_レ進_レ賢育_レ善權在_レ國君而四君專_レ之故曰_レ竊_レ國命_レ○光曰_レ洪範曰_レ臣無_レ有_レ作_レ福作_レ威四_レ豪聚_レ私黨以_レ專_レ國政_レ樗里子之智也使_レ知國_レ故曰_レ姦臣竊_レ國命_レ

如_レ知_レ葬則吾以_レ疾為_レ著_レ龜_レ祕曰_レ樗里子名_レ疾稽多_レ智秦人號曰_レ智囊卒_レ葬_レ于渭南章臺之東曰_レ後百歲當_レ有_レ天子之宮_レ夾_レ我墓_レ至_レ漢興長樂宮在_レ其東未央宮在_レ其西言_レ使其知_レ國家未來_レ之安危亦_レ如_レ知_レ葬則其神智如_レ著_レ龜周之順_レ赧以_レ成周而西_レ傾_レ咸曰_レ昔周武王都_レ即西周也_レ至幽王以_レ犬戎亂_レ平王東遷_レ于洛即周公所_レ營之_レ王城是謂_レ成周亦曰_レ東周也秦都_レ咸陽在_レ西而赧王為_レ秦所_レ滅故曰_レ西傾○光曰_レ宋吳本作_レ周之傾_レ赧今從_レ李本音義曰_レ諸本皆作_レ順_レ赧順_レ覲王及_レ赧王也_レ俗本作_レ傾_レ誤也_レ史記作_レ慎_レ覲王索隱作_レ順_レ覲王或_レ是慎_レ轉_レ秦之惠文昭襄以西_レ山而東_レ并_レ顯王四_レ為_レ順

十四年秦惠文始稱王至昭襄王五十一年
乃滅周時秦都雍州西山在焉而東滅周故
曰東并本紀曰文公卒孰愈咸曰問西傾東
葬西山○光曰并音併孰愈并誰優○祕曰
或者以子雲不與秦故曰周也羊秦也狼曰
問西傾東并誰為優曰周也羊秦也狼曰
周衰弱如羊然則狼愈歟光曰問強猶曰羊
秦強暴如狼然則狼愈歟勝於弱乎曰羊
狼一也不過猶不及兩不與也○咸曰言周以
異而不道一也○祕曰夫湯武革命順乎天
而應乎人者以道德易暴亂者也今秦以暴
虐見微弱而民不或問蒙恬忠而被誅忠奚
安堵何愈之有

可為也曰藍山堙谷起臨洮擊遼水力不足

而屍有餘忠不足相也相助也雖盡一之命非

所以務民之義○咸曰秦已并天下乃使蒙
恬將三十萬眾北逐戎狄收河南築長城起
臨洮至遼東延袤萬里又始皇欲遊天下乃
使蒙恬通道自九原抵甘泉藍山堙谷後始
皇卒胡亥立與其弟蒙毅俱為趙高所害吞
藥而死司馬遷謂蒙恬所為秦築長城亭障
斷山堙谷通直道固輕百姓力矣夫秦之初
滅諸侯天下之心未定瘵傷者未瘳而恬為
名將不以此時強諫振百姓之急養老存孤
務修衆庶之和而阿意興功此其兄弟遇誅
不亦宜乎今揚青與遷同故備載之以見始
末光曰李本屍作死今從宋吳本壘本豔切
相息亮切

或問呂不韋其智矣乎以人易貨

呂不韋，陽翟賈人也。出千金以助子楚。子楚既立，不韋相之。○祕曰：呂不韋，陽翟太賈人也。秦子楚質於趙，不韋曰：此奇貨可居。曰：誰故曰人易貨？○光曰：捐千金而得子楚。謂不韋智者歟？以國易宗，雖聞列封，先笑後竄流。○祕曰：不韋仕，不由道，用貨財而佞於華陽夫人，以取顯位，終乃家屬徙蜀，飲鴆而死。是徵取國權，以易宗族。呂不韋之盜穿窬之雄乎？非盜如何？穿窬也者，吾見擔石矣，未見雒陽也。○雒陽不韋所封國也。揭雒陽而行，天下豈徒擔石哉？○祕曰：穿窬者，伺慢藏而得之，不過一擔一石，而不韋何人？顏色而取之，雒陽之封，是其雄也。子楚立，是

為莊襄王，以不韋為丞相，封為文信侯，食河南雒陽十萬戶。○光曰：窬音踰，擔都濫切。秦將白起不仁，奚用為也？長平之戰，四十萬人死，蚩尤之亂，不過於此矣。原野厭人之肉，川谷流人之血，將不仁奚用為？○奚何？○咸曰：武安君前後代韓魏，斬殺甚多。昭王四十七年，與王齕伐趙，圍其將趙括於長平，既殺趙括，括軍敗，卒四十萬人降，起起乃挾詐而盡坑殺之。故揚以為不仁。○光曰：用將所以救亂，誅翦陽東鄉人也。問其將略，曰：始皇方獵六國而翦牙，歎聲。○祕曰：言翦之助惡。

也牙欬謂切齒而怒也欬怒實太史公曰王
前翦為秦將夷六國光曰欬鳥開切翦為之
牙以或問要離非義者歟不以家辭國要離曰
吳人棄家而為國疑其曰離也火妻灰子以
有義光曰要一遙切曰離也
反於慶忌實蛛蝥之靡也焉可謂之義也者
臣子死節乎君親之難也離自平人而焚燒
妻子詐為吳仇離求信於慶忌反而刺之若
蜘蛛之小巧耳○秘曰吳王闔閭欲殺王子
慶忌要離詐以罪立令吳王燔其妻子而揚
其灰走見慶忌以劍刺之譬如蜘蛛之蝥毒
於人而靡死也焉可為義哉靡披靡而死也
○光曰宋吳本蝥作蝥今從李本(蝥音誅蝥
音矛靡與糜同音義曰賈誼新書曰蛛蝥作

網光謂靡爛也政也秘曰聶政軼深井為嚴氏犯韓
刺相俠累曼面為姊實壯士之靡也焉可謂
之義也俠累韓相名也○秘曰嚴仲子事韓
失游齊交聶政政後仗劍至韓刺殺俠累因
自鉞面突眼自屠出腸遂以死其姊嫫如韓
之市伏尸哭於邑悲衰而死政之旁曼無也
言政知姊之忠烈乃鉞其面使他人無所識
也○且欲全其姊者此小爾雅曰曼無也問
也○光曰音義曰(曼)謨官切塗面
軻也○秘曰荆為丹奉於期之首燕督元之圖
入不測之秦實刺客之靡也咸曰燕太子丹
以荆軻為上卿

欲以報秦先是秦將樊於期得罪亡入燕太子丹受而舍之秦購於期首金千斤邑萬家荆軻謂太子丹曰誠得樊將軍首與燕督元之地圖以獻秦王王必悅是臣乃得以報矣於是說樊於期於期遂自刎軻乃與秦舞陽盛於期首函封之及求天下利七首與秦督亢之地圖至秦秦王聞之喜乃見於咸陽宮軻奉於期首而秦舞陽奉地圖秦王發圖窮而軻以左手持把秦王之袖右手持匕首擡之秦王驚自引而起軻知事不就倚柱而笑箕倨以罵秦王左右遂前殺軻矣。光曰亢音剛焉所謂之義也。三士所死皆非君親之難也非義之義君子不為也。或問儀秦學乎鬼谷術而習乎縱橫言安中國者各十餘年是

夫秘曰張儀魏人也蘇秦雒陽人也俱事鬼谷先生六國時縱橫家於是張儀相秦蘇秦相六國乃投縱約書於秦秦兵不敢闕谷關十五年問曰詐人也聖人惡諸秘曰皆飾詐辯是道夫曰孔子讀而儀秦行何如也欲讀仲尼之書而行蘇張曰然則子貢不為歟言子貢亦游說抑齊破儀秦非道則子貢學孔子矣不為之乎。光

曰子貢存魯亂齊破吳強晉霸越考其年與事皆不合蓋六國游說之士託為之辭大史公不加考校因而記之揚曰亂而不解子貢亦據大史公書發此語曰亂而不解子貢耻諸說而不富貴儀秦耻諸其義高耻游說而不富貴其情下○秘曰子貢之志在解於禍亂儀秦之志在求於富貴苟求富貴則無所不或曰儀秦其才矣乎跡不蹊已蘇秦佩印以抑彊秦張儀入秦而復其衛後破山東咸曰迹不蹊已者蹈踐也言儀秦之才術超卓自然不踐循舊人之迹○秘曰儀秦雖同術豈非才乎秦則務縱橫儀則務解之二人之迹各曰昔在任人帝曰難之亦才矣曰不相距

任佞也巧言近佞不以才也○光曰宋吳本作昔在任人帝而難之不以才矣今從李本任音壬難讀如字佞者口才也舜謂知人安民惟帝其難之能哲而惠何畏乎巧言令色孔王揚子言驩堯之徒能以巧才乎才非吾言感聖人其才亦不在人下矣○光曰口才君子所不貴美行徒之才也○光曰口才君子所不貴美行園公綺里季夏黃公角里先生○光曰宋吳本高祖而從太子帝客禮之○秘曰行人所不能四能也○光曰角盧谷切或作角音同言辭畢敬陸賈尉作高祖都關中陸賈說善執正王陵申屠嘉不從免陵乃得封之文

帝佞幸鄧通至使慢禮嘉折之又晁錯犯憲
嘉奏錯錯光曰宋吳本正作政今從李本
折節周昌汲黯高祖欲易太子周昌面爭以
相汲黯面折弘於上前以為弘諛不忠祕
曰折節言其能降也夫彊直之人降則為亂
若二公者天姿彊直而**守儒袁固申公**袁固
能乃降其折節可尚矣
以得臯於竇太后后使人入圈擊彊申公守正
以事楚王卒為楚王所烹此二公終不屈其
道○祕曰袁固生以治詩孝景帝時為博士
竇太后好老子書召袁固生問老子書固曰
此是家人言耳灑之為清河王太傅久之病
免申公以詩經為訓及趙綰王臧謂天子欲
立明堂以朝諸侯不能就其事乃言師申公
於是天子使使東帛加壁安車駟馬迎申公

以為大中大夫舍魯邸議明堂事竇大
后不說儒術得綰臧之過申公以疾免災異
董相夏侯勝京房董仲舒夏侯勝京房或問
蕭曹曰蕭也規曹也隨蕭何規於前如
光曰非蕭不能規非曹不能隨
三人協心共成漢道其賢等耳**勝灌樊鄴曰**
俠介高帝○咸曰俠與挾同持也介衛也言
高帝為沛公時而夏侯嬰灌嬰樊噲鄴商皆
已從之為持衛也○祕曰勝公夏侯嬰灌嬰
樊噲鄴商皆俠剛介之士易**叔孫通曰繫人**
曰介如石焉○光曰介助也
也叔孫通秦博士避二世之亂遇高祖起兵
從之天下既定還復從儒見事敏疾祕曰

叔孫通采古禮與秦儀雜者漢儀簡贖之人
也槩猶贖也說文曰贖璞也西京雜記曰子
雲好事常懷鈔提槩光曰表盜曰忠不足而
談有餘說景帝斬晁錯以謝七國實挾私怨
不足也諫遷淮南晁錯曰愚畫策削諸侯王
王而談有餘也
得行其說智而不能自明朝服斬於東市
祕曰晁錯知七國之疆不能奉辭伐罪而請削
乃為袁盎之所中而不能預言古之愚也直
晁錯有焉光曰音義曰大復本愚作由忠
今從諸家錯知諸侯太彊必為亂故削之而
七國尋反身死東市不若主父偃從諸侯所
欲分國邑侯子弟而諸酷吏曰虎哉虎哉角
侯自弱也故以錯為愚

而翼也詩外傳云無為虎傳翼將飛入邑擇
久而食此以酷吏猶虎而角翼者言暴之甚
也光曰不仁之人而得勢位如虎之得角
翼貨殖曰蚊咸曰孔子云賜不受命而貨殖
殖聚斂聖人之所疾也漢書稱揚子不汲汲
於富貴不戚戚於貧賤家無餽石之儲晏如
也今或人問貨殖故答之曰蚊亦疾之甚焉
夫蚊之為蟲喙人而求生可鄙惡者也貨殖
之徒兼并聚斂非義是存亦所謂喙人而求
生矣秘曰貨殖之人折臺顧利微而食人其
猶蚊曰血國三千使將疏飲水褐博沒齒然
也咸曰揚既以蚊貶貨殖或以是言難之也
云天下之民有骨血者三千國非貨殖則

揚子卷八

十一

將使其飯疏食飲水被褐終年而已乎言衣
食僅給而不能富庶也今下無吝文者蓋揚
鄙其不論教而疆見難故不對之也三千國
者昔禹會塗山執玉帛者萬國於商周之世
已漸并之矣故至漢但可三千而已舉大較
也褐博者孟子云褐寬博謂獨夫之被褐者
沒終也齒年也秘曰揚恐未論故再釋之
曰貨殖之心若蚊自務輕飽而血視三千之
國使將踈飯飲水衣褐博之衣沒其年齒而
後已也齒齡也按周一千八百國而漢郡國
殖之百人倍取於國且言其多與○光曰李本
作沒齒無愁也今從宋吳本蚊下曰衍字褐
毛布也褐博以褐為寬博之衣也三千言其
衆也言貨殖如蚊嗜民之血
使皆貧困以終其身也
或問循吏曰吏

也鄭子產公儀休孫叔敖之徒也游俠曰竊
咸曰言如是者始可謂之吏也
國靈也徒靈命也朱亥田仲郭解劇孟原涉之
私交以立疆於國者謂之游俠此云竊國靈
蓋言竊行國之威靈以為之疆也秘曰靈福
也遷載游俠竊國之威靈為己之私義者也
○光曰國之所以能為國者以在上者執號
令御其下如人
之有神靈也
倂幸曰不料而已
籍儒鄧通
王孫李延年之徒咸曰料度也夫倂幸者
且以寵進位非才升憑乎城社率蹈機穽亦
不度者也○光曰不自料其才德不稱其寵
祿而貪竊之以取禍敗此皆論太史公書所
載
或問近世社稷之臣曰若張子房之智行

揚子卷八

舍藏功成身退陳平之無悞內明其畫外無違悞
○光曰李本悞作悟今秘曰所舉必行無謬悞
從宋吳本悞與忤同絳侯勃之果秘曰誅
代王果霍將軍之勇秘曰光摧燕上官之鋒
於太事終之以禮樂則可謂社稷之臣矣此數公遭
卒之際則權應當時苟以救世不能與稷契
伊周同風未終先王之禮樂秘曰言此數
公既立功之後以禮樂自終則社稷臣矣
光曰言雖兼數公之才業不能修禮樂以成
治平之化亦未足或問公孫弘董仲舒孰通
謂之社稷之臣也或問公孫弘董仲舒孰通
欲知此三人用心誰近聖人曰仲舒欲為而
之道秘曰誰近社稷之臣

不可得弘容而已矣利用安身秘曰仲舒
外之故不可得也禮樂志曰時上方征討四
夷銳志武功不暇留意禮文之事又自未有
立禮成樂此賈誼仲舒王吉劉向之徒所為
發憤而增歎也弘嘗與公卿約議至上前皆
背其約以順上旨是取或問近世名卿曰若
容而已何暇禮樂哉張釋之惟存公平無阿於意
張廷尉之平咸曰釋之為廷尉天下無冤民
其所謂平矣秘曰張釋之為廷尉不族盜
宗廟御物者執法之平也贊曰張釋之之守
法雋京兆之見雋不疑當昭帝時有人自稱
疑後至取而治之乃巫成尹扶風之繫尹翁
方遂也光曰雋徂克切

廉有節不被滋垢王子真之介王子真名尊成帝時人治任公正誅鋤豪

疆不避責戚斯名卿矣將既聞名卿曰若條侯之

守咸曰周亞夫也守謂守細柳光曰壁長

平冠軍之征伐秘曰長平侯衛青冠軍侯博

陸之持重秘曰博陸侯霍光贊曰臨大節可

謂名將矣請問古欲知古良將曰鼓之以道德咸

猶益贊禹而有苗格秘曰以道勝者帝以

德勝者王帝王之兵前無敵孫子五教之計戒惠此南國○秘曰苟卿

道一曰征之以仁義咸曰猶常武所謂既敬既

曰桓文之節制不可與尸血刃皆所不為也

以敵湯武之仁義張騫蘇武之秦使也執節沒身不屈王命雖

古之虜使其猶劣諸虜矣也咸曰張騫嘗

往兩為匈奴所得留騫十餘歲然騫持漢節不先後亡歸初騫行時百餘人去十三歲惟

二人得還蘇武嘗使匈奴中單于說武令降武不聽單于怒幽武真大窟中絕不與食又

徙武北海無人處使牧羝武既至海上杖漢節牧羊財起持操節旄盡落留匈奴比十

九年至昭帝即位匈奴與漢和親漢求武得歸故一人雖古之美使所不及矣○光曰沒

身者久留匈奴奴不顧其死世稱東方生之盛也言不純師

行不純表其流風遺書蔑如也咸曰揚部朔

自發論也表則也蔑絕也謂朔之言行不純

於聖人之師則如詠諧射覆隱語之類也

故宗聖之風立教之書絕而不傳今觀朔嘗

上書陳農戰強國之計數萬言又有封太山

貴和氏璧及皇太子生襟屏風平樂觀賦諸

篇頗存蓋子雲惡其雜而不取之也

顏師古曰言辭義淺薄不足稱也

或曰作或問今從李本曰昔之隱者吾聞其

語矣又聞其行矣

昔之隱者文王拘於羑里

或曰作或問今從李本曰昔之隱者吾聞其

語矣又聞其行矣

昔之隱者文王拘於羑里

或曰作或問今從李本曰昔之隱者吾聞其

語矣又聞其行矣

昔之隱者文王拘於羑里

或曰作或問今從李本曰昔之隱者吾聞其

語矣又聞其行矣

昔之隱者文王拘於羑里

或曰作或問今從李本曰昔之隱者吾聞其

語矣又聞其行矣

於殷朝而為周陳洪範接與之在楚而歌鳳

或曰咸曰吾聞其語又聞其行者如夫子所

謂作者七人之義也

或曰咸曰吾聞其語又聞其行者如夫子所

謂作者七人之義也

或曰咸曰吾聞其語又聞其行者如夫子所

謂作者七人之義也

或曰咸曰吾聞其語又聞其行者如夫子所

謂作者七人之義也

或曰咸曰吾聞其語又聞其行者如夫子所

謂作者七人之義也

或曰咸曰吾聞其語又聞其行者如夫子所

謂作者七人之義也

或曰咸曰吾聞其語又聞其行者如夫子所

謂作者七人之義也

或曰咸曰吾聞其語又聞其行者如夫子所

謂作者七人之義也

或曰咸曰吾聞其語又聞其行者如夫子所

謂作者七人之義也

或曰咸曰吾聞其語又聞其行者如夫子所

謂作者七人之義也

或曰咸曰吾聞其語又聞其行者如夫子所

隱也咸曰子貢仲連亦然。祕曰有文而不
朔談者耳不遇戰國縱橫之仁之文也。光曰
時故依隱玩世不足貴也昔者箕子之漆

其身也狂接輿之被其髮也欲去而恐罹害

者也箕子之洪範接輿之歌鳳也哉咸曰彼

猶為行道立教而于於時如楚狂箕子去而

隱以避害言隱雖有此數端而朔不可以及

是。祕曰此皆多端也箕子為之奴孔子曰

殷有三仁焉而有聞著乎洪範矣與伴狂孔

子下欲與之言而有聞著乎歌鳳是皆多端

之甚者而其道純正雁一本作離。光曰二

子皆晦迹以避害。或問東方生名過實者何

遇聖人則自顯。

也咸曰言朔既不及此曰應諧不窮正諫穢

德由此四應諧似優似倡優。咸曰應諧謂

倡郭舍人不窮似哲咸曰問則輒應如射覆

隱語者不窮似哲見微者。祕曰變詐鋒

出莫能窮者似智惠。光曰正諫似直咸曰

吳本哲作智今從李宋本正諫似直蓋諫

上林斤董偃請焚甲乙帳者。祕曰穢德似隱

日時觀察顏色直言切諫似峭直穢德似隱

更娶婦似隱迹請問名曰談達惡比誰知

○祕曰朔之名也談也達也何為倫比談一

本作詭字光曰宋本作請問名字達吳本作

請問名談達今從李本音義引漢書朔談達

多端不名一行或問朔所為當何以名之揚

子謂朔談諧敏達之人卑惡音鳥曰非夷齊而是柳下惠戒

其子以尚容首陽為拙柱下為工飽食安坐

以仕易農依隱玩世詭時不逢其滑稽之雄

乎非夷齊是柳下惠戒其子以尚容依隱玩世飽食安坐以仕易農此滑稽之雄者也

弄於世但滑稽之雄者而已何所比哉○光

曰李宋吳本皆云非夷尚容依隱玩世其滑稽

也今從漢書滑稽音骨言朔依託隱者以玩世

多智貞或問柳下惠非朝隱者歟此問發於東方朔也

咸曰或以揚之短朔疑朔與惠同道故舉之

為請○秘曰朔既非隱則柳下惠隆志辱身

言中倫行中慮豈非朝隱曰君子謂之不恭

者也○光曰朝直遙切曰君子謂之不恭

古者高餓顯下祿隱孟子曰伯夷隘柳下惠

餓顯不獨高祿隱未為下今發高下之談蓋

有厲乎素食○咸曰揚以或人用朔比惠故

舉孟軻不恭之言以非柳下惠又以夷惠隘

不恭二者雖皆不可然推而取之寧以伯夷

餓顯為高終以柳下惠祿隱為下故曰古者

所以短朔也○光曰餓顯謂夷齊妄譽仁之

賊也妄毀義之賊也光曰譽音余下同仁以

毀譽加人是賊賊仁近鄉原賊義近鄉訕乎
傷仁義者也。流俗合乎汗世衆皆說之。以為是而不可與
入堯舜之道者。德之賊也。孔子惡似而非者。孟軻論之備矣。
○光曰：鄉原謂所至之鄉，徇衆隨俗，求媚於人者。鄉訕謂所至之鄉，喜造謗訕使，人者。
蜀人請人，祕曰：問曰：有畏其口者。或問子蜀人也。請人蜀人，曰：有李仲元者，人也。
蜀有嚴君平，然君平已顯，仲也。李仲元名弘，見秦宓傳。○光曰：人者，蜀其之賢人也。
仲元事見常璩華陽國志。尤詳其為人也。奈何。猶曰：奈何。曰：不屈其意，不累其身。
光曰：累，良偽切。不以爵位屈其意，祿利累其身。曰：是夷惠之徒歟。

曰不夷不惠，可否之間也。○隨時之義，治亂若之美而無隘，與不恭之失，從衆而不善於義，則可善於義，則否。如是則奚名之。不彰也。曰：無仲尼則西山之餓夫與東國之結臣惡乎。聞餓夫，夷齊結臣，柳下惠也。○禽，即柳下惠也。言夷惠得仲尼譽之。曰：王陽名始聞。○光曰：結與黜同。惡音烏。曰：王陽貢禹遇仲尼乎。諫議大夫貢禹，字少翁，二人為友。世稱王陽在位，貢禹彈冠言其取捨同也。元帝即位，遣使徵貢禹。與吉吉，年老道病卒。禹後為御史大夫。此言李仲元不遇仲尼，則名不彰，而王陽貢禹之顯，豈遇仲尼乎。

光曰言王貢力學絜已而曰明星皓皓華藻
 名著海內豈必遇仲尼也
 之力也歟星雖皓皓有華藻然非能自顯耀也
 曰言星之明非藻飾所能致以其居高故為
 人所瞻仰王貢之名所以彰著有位於朝故
 也曰若是則奚為不自高元何不仕曰皓皓
 者已也引而高之者天也星著天而後天下
 所揚而後名顯也仲元雖有子欲自高邪君
 賢德而時不高之故不彰行德俟命而已
 見察舉猶如或人豈能自達哉仲元世之
 師也見其貌者肅如也咸曰貌端故聞其言

者愀如也咸曰言正故聞者愀然謹○光曰
 觀其行者穆如也咸曰行溫故但聞以德誦
 入矣咸曰誦人者使人而從已德也○光曰
 宋吳未聞以德誦於人也咸曰誦於人者以
 本曰言仲元德能仲元畏人也咸曰言可畏敬○
 服人而未嘗屈節心服而畏之○或曰育貴人畏○
 祕曰人所畏服孟賁皆衛人言其勇力亦人曰育貴也人畏
 所畏也○光曰賁音奔下同請條問其目也曰
 其力而侮其德咸曰非心請條祕曰條目曰

